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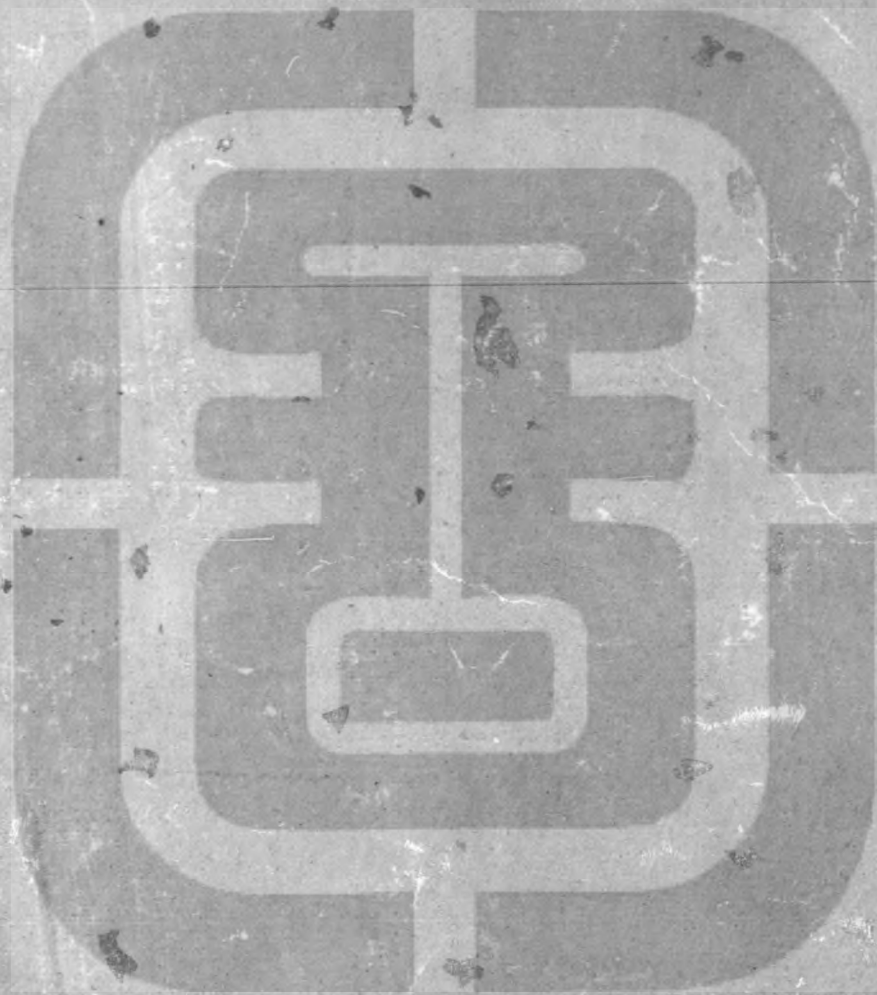
章

類

選

墓誌類

卅一卷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一

墓誌類

唐故相權公墓銘

韓愈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孝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
議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
不以負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
參用道總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
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
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
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碩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
言曰頓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
行論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恃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摧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叔閻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塋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自撰墓誌

白居易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鏗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夫諱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太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涇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暮二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

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
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三十首傳於家又
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
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
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
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
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
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某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
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失瑩也落手足之夕語
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
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
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
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
一本可笑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
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

誌銘

韓愈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
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
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
問始爲兒時重遲音釋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
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
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赦雖不即降
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
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擄李納指

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
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
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
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
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
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
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
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
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
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
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
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
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
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
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
即罪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
息疾大發左右手繼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
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
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
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卹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
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
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
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
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
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

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
亡後人之慶

自撰墓誌銘

杜牧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佑司徒平章
事岐國公贈太師考從郁駕部員外郎累贈禮部尚
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
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
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棄官授
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
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
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以弟病乞
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牧
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
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曰上窮天時下

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
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
功爲小行矣禮部言其終曲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
夜微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
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如順來言炊將熟甌裂予曰
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旁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
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
繼木星工揚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
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
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
自視其形視流而疾臯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
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
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柅柅年十二

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後魏太尉顥封安平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宮

翰林供奉李白墓誌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厥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而天風不來海波不起搨翼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即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名姓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

指天技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思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分草和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相褒將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以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大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踈遠之懷難久於密侍候間上既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

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未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者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鏢以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爲

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共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集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之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邑因令禁樵採備酒掃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則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毗毗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沈婦人之不任布裙糲食而所仰給麗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

祖考鄉閭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
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
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已摧圯力且不及
知如之何聞其所言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
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請
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
墳六十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
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
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身於下狸仗
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
地下欲求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
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勲庸道
德之家兼豎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

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
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
之文士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斷簡以行於代云
其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
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馬晦以麴蘖暢
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子樽前卧必酒
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其適所以適
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醉在千日寧審乎壽
終百年謝家山兮李之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
庠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
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臨幽壤一臨岐岸
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竒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

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夙契致困於無
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
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
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
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
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
撼乃躋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
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
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
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
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
史觀察判官擲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
樂一旦載妻子入關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
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其月
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
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
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
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
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伶之
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媪君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
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
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

民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崇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立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以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師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

中君執弓靐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官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老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韓愈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塔七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白頭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數十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李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秘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哉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

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旬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

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暮誓按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救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徧而具五人儲侍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榦控帶兼戍已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肯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艤幢再舉而克珍其徒廓地數圻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鳥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誓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

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
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
虞竒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
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
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勲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
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
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
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
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窆以告
于幽明銘曰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
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
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
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徽旣受休
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窮匪

桀通商平貨有來肯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
兵潰茲蟻結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
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砮海無遘迂寇罔踰越琛賫之
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閎增秩策勲土封斯
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
沙連岡啓元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柳宗元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爲皇
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爲愍王贈荆
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
國公太宗曰毗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庾尚書左丞
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
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
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爲

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爲推官遷監察御史賜
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
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
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扣留復
從浙東爲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
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華刺岳信二州得
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爲仇家上變
就鞠無事勅答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
烏嶺夷刺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旣至則設弓橐
甲去斤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
咸頓首送欵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
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
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一然後去父老泣曰

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黃丹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
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
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
緹五兩無金銀泉只幾不克歛夷人號呼致幣歸以
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
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輿愿且文
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
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
曰文濟維祥實巨實延冢議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
庸營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
順五叅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諛辭告
訕卒白其訊烏嶺獨紅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逖彼群
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爲公服公旣益
止告以又理推義赴仁弋弓服矢關是垣壘完其父

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
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穴升屋而
號推髻卉裳來賻來觀膻膻鱗原柎之顯魂松柏羊
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
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
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
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
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
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
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庸殺
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
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知遷之別
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
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敢瘞之以俟事聞天
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以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
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
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
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襦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高語出
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
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
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
揭揭也噎噎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
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色得猛厲也自
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
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
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
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
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緯宗師父諱傑
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沫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識有欲求之此其躅

李元賓墓銘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柳宗元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南則亭擬闕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在非人錫石之地參鳧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勳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

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
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
事在茸之下直道有立獷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而
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
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
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
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
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禮具
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
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
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
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
辭乎銘曰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
始屬奉常出叅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犴巡視南楚

總茲條貫實遷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
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荒陬肅其聽斷斂數以息
暴戾斯道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
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茲茲高岸才耶命耶
君子興歎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
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
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
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
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
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
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
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旣道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
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
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後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貞曜先生墓誌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一進士試旣得

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奠而葬之洛陽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世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嶺南經畧副使馬君墓誌

柳宗元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臯尚書冑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領南五府儲峙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爲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

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常氏出曰傲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役以平撫民以蘇僭火不孽悍吏不牟惟寶于益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路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携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推第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柳宗元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旣為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

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郴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
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
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
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
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
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
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
寢食謀度憤吐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
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魯仲孫氏其世
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
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
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款
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
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九九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 柳宗元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
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
措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措生夏蘇令亦君諱繹
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
御史府君諱開彝南陽其子曰寬定其諱讀其世書
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誦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修
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武大理評事爲
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有罪爲奸士出桂
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化六年八月七
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恭子掛國子祭酒後娶
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
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
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斥弼所奉

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闔恨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
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
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
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
以其月日附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
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
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
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
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庖
從事以寧永安披攘存仍于兵是董是經旣柔且平
浩浩呻呼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壖
壙于鄧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縗而不廬
充充令妻鬢首而居鳥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

藏之奧隅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柳宗元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
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郎用文
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
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
大理評事當代蔡及鄆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旣事
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
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
縣某里未果要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
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迂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
乃相戎政官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
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旣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

我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
庶終爾誠陰侍里間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旣安且盈
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柎于其父太子舍人諱
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
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為孝外之
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
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
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
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
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
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夫而不

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
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
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
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
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
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謀
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
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
呂溫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
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
致用京兆杜陵人

呂侍御恭墓銘

柳宗元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
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

湖南七州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爲尚書郎再贈至
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
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理陰符握
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
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充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
以爲宜得任瓜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
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教
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
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
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叅江南西道都團
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
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
判官至廣州病瘡瘡加瘳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
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

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
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歎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
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
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
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
恭貌竒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夫而又不克
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颯颯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
死乎吾誰依

戶部郎中曾公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先封鄆鄆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
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人
某爲唐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
考也李氏有江南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

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景鈞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知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從人庠介善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劾揚允恭督揚子運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富貴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

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獻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羗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羗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羗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羗果反圍靈州議州勿事公議曰羗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除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

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已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士會南郊恩復官知秦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爲姦以科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

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_{多差}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即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_{佛夷}鬼以_污我家_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某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議大夫公沒八

年而博士子輩生生若千年水漬墓改葬公龍池鄉
之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
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安右視公猶大父也其少
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
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之
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
合其可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
合也祇所以見士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度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其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公子非在茲耶

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稔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爲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
卜筮五月甲辰卜謂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
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
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
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
吾爲曹信是迹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
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
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
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
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
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
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

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摯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絃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考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羨羨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尔勿忘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南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

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先生不吝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
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
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
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
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
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
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
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
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
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
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
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
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
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

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
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
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
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
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
揚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
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
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
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
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
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
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

進士陳澗祖所述平生來告曰予之言可信于世蓋
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
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
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
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
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
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
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
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作
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
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
杖主凝家二年而歸待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
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
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
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燬自河內劉
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
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
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
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
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
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
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
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

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同爲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

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他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搢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孀生即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予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

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
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縑以出世議隆海自便非時燧
備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
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
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
行可以礪俗而已是我夫人質也以燧平昔善公錄
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荀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
之一枚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
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
使其子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
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
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順樂堂號順樂先生唐白
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燧曰公見殺
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君
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
耶銘曰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
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
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
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救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
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
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
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剡其首碣
石阡隅千祀無朽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君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
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
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

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
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
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嘗作銘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一

